

哲学的艺术

夏尔·波德莱尔 著

L'ART PHILOSOPHIQUE



Charles Baudelaire

郭宏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哲学的艺术

夏尔·波德莱尔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的艺术/(法)波德莱尔(Baudelaire, Ch.)著;

郭宏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327 - 5569 - 1

I. 哲… II. ①波…②郭… III. 随笔—法国

IV. J0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8947 号

CHARLES BAUDELAIRE

L'art philosophique

哲学的艺术

L'art philosophique

CHARLES BAUDELAIRE

夏尔·波德莱尔 著

郭宏安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月敏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08,000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5569 - 1/I · 3270

定价: 26.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56834427

L'ART PHILOSOPHIQUE



Charles Baudelaire

目 录

- ✧ 论笑的本质并泛论造型艺术中的滑稽 ✧

1

- ✧ 论几位法国漫画家 ✧

31

- ✧ 论几位外国漫画家 ✧

65

- ✧ 论一八五五年世界博览会美术部分 ✧

83

- ✧ 哲学的艺术 ✧

121

- ✧ 《哲学的艺术》之不同的提纲 ✧

133

- ✧ 一八五九年的沙龙 ✧

139

论笑的本质并泛论造型艺术中的滑稽*

—

我不想写一篇漫画论，我只想把我对这种特殊的体裁常有的一些想法告诉读者，这些想法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尽力说得有些条理，以便更易于消化。因此，本文纯粹是一篇哲学家和艺术家的文章。一部叙述漫画与政治或宗教事件的关系的通史肯定是一部辉煌的、重要的著作，这些政治或宗教事件有重大的，也有细小的，但都关系到民族精神或时尚而使整个人类受到震动。这件工作还有待完成，因为迄今为止发表出来的论文差不多只是些材料；然而我认为这项工作应该分而

为之。很清楚，一部关于漫画的这种意义上的著作是一连串的事实，是一条巨大的轶事的画廊。比之艺术的其他分支，漫画中更是存在着两种从不同的甚至几乎相对立的方面看都是珍贵的、值得称道的作品。一种作品的价值在于它所表现的事实。这些作品无疑会受到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甚至哲学家的注意，它们应该在国家档案、人类思想的履历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像报刊的活页一样，一阵阵风吹走了旧的，又吹来了新的。而另一种作品则具有一种神秘的、持久的、永恒的成分，我想专门谈谈这后一种，并想引起艺术家们的注意。在这种旨在向人表现人自身的精神和肉体之丑的作品中引入美的此种难以把握的成分，这真是一种确实值得注意的奇事！而且还有一件更神秘的事情，就是这种可悲的现象还在人身上引起一种持久的、不可抑制的欢笑！这就是本文的真正主题。

我忽然产生了顾虑。应该用合乎规矩的证明来回答某些庄重至极的教授肯定会狡猾地提出的先决问题吗？他们是些道貌岸然的江湖骗子，是从学院冰冷的地下坟

*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五年七月八日。

墓中出来的卖弄学问的死尸，活像某些吝啬的幽灵，回到活人的土地上，向一些慈善机构讨几文小钱。“首先，”他们会问，“漫画是一种体裁吗？”“不，”他们的同事会答道，“漫画不是一种体裁。”我在学士院院士的晚宴上听见过这样的胡说八道。这些老实人让罗贝尔·马凯尔^①的滑稽擦身而过却看不出其中有关道德和文学的重大征兆。他们如果生活在拉伯雷的时代，会把他当做一个低级粗俗的小丑。在哲学家的眼中，与人有关的东西中没有什么是一无意义的，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肯定，迄今为止尚未经任何一种哲学深入分析过的东西正是这种深刻而神秘的成分。

因此，我们就来谈谈笑的本质和漫画的构成元素；然后，我们也许要考察一下这种体裁产生过的几件杰作。

二

智者发抖的时候才笑。这奇特而惊人的格言出自哪

^① Robert Macaire，当时的一个滑稽讽刺的人物形象，曾经出现在舞台上和漫画中。

一张德高望重的嘴？出自哪一支完全正统的笔？它来自犹太^①的哲学家国王吗？应该把它归于约瑟夫·德·迈斯特，这圣灵鼓舞着的士兵吗？我隐约记得在他的一本书中读到过，大概也是引文。这思想与风格的严峻与博叙埃^②的崇高的圣洁相合，然而，思想表达的简练和过细的精妙更使我将其归在布尔达鲁^③这个无情的基督教心理学家的名下。自从我想写这篇文章以来，这条奇特的格言常萦回脑际，我愿先吐为快。

我们且来分析这奇怪的命题。

智者即受到上帝的精神激励的人，知道如何执行上帝的意旨的人，他只在发抖的时候才笑，才纵情大笑。智者发抖，是因为他笑了；他害怕笑，正如他害怕尘世的景象，害怕欲念。他在笑前停步，正如他在诱惑前停步。因此，依智者看，在其智者的特性和笑的首要特性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的矛盾。事实上，一些不止于庄严的回忆从我脑际闪过，我顺便指出：化为肉身的圣子就是杰出的智者，他从未

① Judée，古代巴勒斯坦南半部统称。

② Jacques-Bénigne Bossuet (1627—1704)，法国作家、神学家。

③ Louis Bourdaloue (1632—1704)，法国著名讲道者。

笑过。这完全证实了这条格言的正式的基督教性质。在全知全能的他^①的眼中，不存在滑稽。然而，化为肉身的圣子却有过愤怒，他甚至哭过。

因此，请记住这一点：首先，这里有一位作者，自然是基督徒，他像有些人一样认为智者在笑之前要仔细地观看，就好像他感到有某种无以名之的不适和不安似的；其次，从绝对的知识和力量的角度看，滑稽消失了。这样，将这两个命题颠倒过来，就会得出如下结论：一般地说，笑是疯子的特性，其中多少总是意味着无知和贫弱。我绝不想贸然驶入神学的海洋，我显然没有罗盘和足够的帆；我只想用手向读者指出这种奇特的远景。

根据正统思想的观点，人类的笑肯定是和昔日的堕落及肉体 and 精神的退化紧密相连。表达笑和痛苦的是那些与遵守戒律及知善恶有关的器官，即眼睛和嘴。在人间天堂里（神学家说过去有过，是一种回忆；社会主义者说将来会有，是一种预言），在人间，在天堂，就是说在人觉得一切创造出来的东西都尽善尽美的环境里，

① 指上帝。

愉快并不在笑之中。他没有任何痛苦，因此他的脸是天真的、平静的，现今激动着各个民族的笑丝毫也改变不了他面部的线条。在极乐的天堂里是看不到笑和眼泪的。笑和眼泪是痛苦的产物，它们之产生是因为神经紧张的人缺乏足够的体力来控制它们。根据这位基督教哲学家的观点，人的嘴唇上绽出的笑标志着一种灾难，和他的眼泪流露出的灾难同样深重。上帝想使自己的形象千变万化，他并未在人的口中置入狮子的牙齿，但人却用笑来啮咬；他的眼中并没有蛇的魅力，然而他用眼泪来诱惑。请注意，人也用眼泪来消除人的痛苦，有时也用笑来软化人的心，吸引人的心；因为堕落引起的现象将成为赎罪的方式。

请允许我提出一个诗的假设，我将用它来验证这些说法的正确性，许多人大概会觉得这些想法被神秘主义的先验推理打上了污点。既然滑稽是一种可恶的、源于魔鬼的成分，那就试将一个绝对原始的、可以说是出于自然之手的灵魂放在它的面前吧。请以薇吉妮^①的伟大典型的形象为例，这一形象完美地象征着绝对的纯洁和

① Virginie，贝纳丹·德·圣彼埃尔的小说《保尔和薇吉妮》主人公。

天真。薇吉妮来到巴黎，身上还裹着海上的雾，披着赤道的金色的阳光，眼睛里充满着海浪、高山和森林的崇高的原始形象。她跌进了喧闹的、放荡的、有毒的文明之中，而她还浑身浸透着印度的纯粹而丰富的香气。使她与人类联系在一起的是家庭和爱情，是母亲和情人。她的保尔，跟她一样也像个天使，在一种不自觉的爱情未得到满足的强烈欲望中，保尔的性别可以说与她的性别并没有什么区别。她是在邦布勒姆斯教堂里认识上帝的，那是一座很简陋的小教堂，她也是在难以描述的广阔的热带蓝天中和在森林及溪流的永恒的音乐声中认识上帝的。当然，薇吉妮很聪明，但她只需要很少的形象，很少的回忆，正如智者只需要很少的书一样。于是有一天，在王宫广场，在一个玻璃匠的窗前，在一张桌子上，在一个公共场所，薇吉妮偶然地、无意地看见了一幅漫画！一幅我们认为很有味的漫画，充满了痛苦和怨恨，一种敏锐的、无聊的文明是很会制造这种痛苦和怨恨的。让我们假定那是些拳击手的玩笑，不列颠式的丑恶，满是凝血，加上一些可恶的 goddam^①；或者，

① 英文，可厌的，该死的。本是形容词，这里用作名词。

如果您的好奇的想象力愿意的话，那就让我们假定出现在我们纯洁的薇吉妮眼前的是某种可爱的、撩人的猥亵，是当时的加瓦尔尼，并且是当时最好的东西，是某种针对王家游乐园的侮辱性的讽刺，某种以造型艺术的形式出现的抨击，其对象是羚羊公园，某宠姬的污秽的行止，或是著名的奥地利女人^①的黄昏出逃。漫画是双重的：有画，有思想；画的线条粗暴有力，思想尖锐而隐蔽；一个思想天真的人会觉得有许多难以理解的成分纠结在一起，因为他习惯于凭直觉理解像他一样简单的事物。薇吉妮看见了，现在她在仔细端详。为什么？她在端详未识之物。尽管如此，她仍然不大明白那有什么含义，也不大明白那有什么用。不过，您看见了翅膀的这种突然收拢，一个隐蔽的、想要退缩的灵魂的这种颤抖吗？天使感觉到那里有愤慨。我要说，不管她懂与不懂，实际上这种印象留给给她的是某种不适，某种类似恐惧的东西。肯定，如果薇吉妮留在巴黎，有了知识，她也会笑的，我们会看到那是为什么。不过现在，作为分

^① 指法王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保尔和薇吉妮》出版于一七八七年。

析家和批评家的我们肯定不敢宣称我们的智力高于薇吉妮的智力，且让我们确认无瑕的天使在漫画前感到的恐惧和痛苦吧。

三

关于这种丑恶现象的原始理由，笑的生理学家们是一致的，这足以证明滑稽是人的魔鬼性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包含在象征苹果中的许多籽仁之一。但是，他们的发现还不很深刻，且行之不远。他们说笑来自优越。生理学家在这一发现面前想到了自己的优越而发笑，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所以应该说：笑来自对自己的优越的意识。如果有的话，那是一种魔鬼的意识！那是骄傲和谬误！众所周知，医院里所有的疯子都意识到他们的过度发展的优越。我几乎没有见过谦卑的疯子。请注意，笑是疯狂的最频繁大量的表现之一。请看这一切是多么一致：当薇吉妮堕落了，在纯洁性上降下一级的时候，她就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优越，她在世人眼中就会更有知识，于是她就要笑。

我说过笑中有软弱的征兆，事实上，神经质的抽

搞，看到别人的不幸就产生一种可与打喷嚏相比的不由自主的痉挛，软弱的标志还有比这更明显的吗？这种不幸几乎总是一种精神的贫弱。软弱取笑软弱，还有比这更可悲的现象吗？然而还有更坏的。这种不幸有时是一种很低等的不幸，是肉体方面的一种缺陷。举一个生活中最庸俗的例子吧。一个人在冰上或马路上跌倒，在人行道的尽头打了个趔趄，还有比这更可乐的吗？于是他的兄弟般的同类的脸便杂乱无章地扭作一团，那脸部肌肉便像正午的时钟或弹簧玩具一样突然动作起来。这可怜的家伙至少脸走了样，也许还摔断了胳膊腿。可是，笑声已起，不可抗拒，突如其来。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人愿意深入地探索一下这种状况，他会在发笑者的思想深处发现某种无意识的骄傲。这就是出发点：我，我没有跌倒；我，我走得正；我，我的脚坚定稳当。看不见人行道断了，或看不见铺路石挡住了去路，干出这种傻事的可不是我。

浪漫派，或者更确切地说，浪漫派的一个分支，恶魔派，是很懂得笑的这条首要的原理的。如果不是人人都懂的话，至少人人都感觉到了，并且运用得很正确，即使在他们最粗野的怪诞和夸张中也是如此。一切感情

夸张的异教徒，受诅咒的人，该下地狱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带着嘴巴咧到耳根的笑容，他们都符合笑的纯粹的正统；而且他们几乎都是可敬的马图林^①创造出来的伟大的恶魔、著名的旅行者梅莫特^②的合法或不合法的孙子。对可怜的人类来说，还有什么比那个苍白而厌倦的梅莫特更伟大更有力的人物？但是，他身上有软弱的、卑鄙的、反神的、反光明的一面，因此，他笑啊，笑笑啊，不断地自比做人类的毛毛虫，但他是那么强，那么聪明，对他来说，人类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一部分限制不存在了！而这笑是他的愤怒和痛苦的不断的爆发。请听明白，他是他的矛盾的两重本性的必要的结果，对人来说，这结果是无限的伟大，对绝对的真实与正义来说，这结果又是无限的卑鄙和下流。梅莫特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他来自生命的基本条件，他的器官承受不了他的思想，因此他的笑令人胆寒肠断。这是一种从不睡觉的笑，正如一种疾病，总是在发展，执行着上天的命令。因此，作为骄傲的最高表现的梅莫特的笑永远在完

① Charles Maturin (1782—1824)，爱尔兰小说家。

② Melmoth，马图林小说的主人公，他以灵魂为代价向魔鬼换得了生命的延长。

成着它的职责，一边撕裂和烧灼着不可饶恕的笑者的嘴唇。

四

现在让我们概括一下，使主要的命题更加明确，使之成为某种关于笑的理论。笑是邪恶的，因而是深具人性的。在人来说，笑是意识到他自己的优越的产物；同时，由于笑本质上是人性的，所以它本质上是矛盾的，也就是说，它既是无限的高贵的标志，也是无限的灾难的标志，无限的灾难是针对人所设想的绝对上帝而言，而无限的高贵则是针对动物而言。笑从这两种无限的不断的撞击中爆发出来。滑稽，即笑的力量在笑者，而绝不在笑的对象。跌倒的人绝不笑他自己的跌倒，除非他是一位哲学家，由于习惯而获得了迅速分身的力量，能够以无关的旁观者的身份看待他的自我的怪事。但这种情况是很少的。最滑稽的动物是最严肃的，例如猴子和鸚鵡。此外，假使剥夺了人的创造，那就不再有滑稽了，因为动物并不自认比植物优越，植物也不自认比矿物优越。针对动物的优越感，我从这种说法下面看到了